

4	0
5	9
1	6

宋

郁齋古文析義評解卷之十四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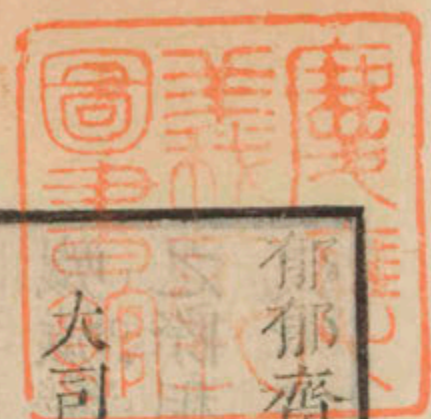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天道故無待于言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聖人故無待於言是知君遠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總上文古之善相天者。自咎謨



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十四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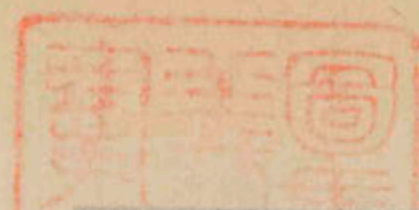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更。五行之
佐宣其氣矣。待于言。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
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待於言。是知君逸
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總上文。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

至房魏晉陶后夔臣房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
 於勤耳宰相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
 乎上文有六卿分職句此處單表宰相朝廷自國初因舊制
 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丹鳳門即朱雀門凡宰相
 後趨示勤政也漏院點出待漏院已上以宰相當勤政起待
 朝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噦響聲金門未闢王漏猶滴撒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
 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已上寫宰相入院之景生出其或兆
 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彝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



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仁人在野我能進之佞臣立朝我
 將斥之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讓之吾刑
 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理也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
 門既啓四聰甚邇四聰四方之聽也虞書達四聰言相君
 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
 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賢相所勤之善而有獲寵之理其或私
 讐果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
 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
 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說之羣吏弄法造

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怛怛慢也假寐而坐不脫衣冠而寐日假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奸相所勤之理不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奸相二大段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與衆進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此在奸相之外別有一種庸相寵既不加譴亦不及棘寺小吏其曰無所取者外之之詞以為不足齒數也王禹偁為文棘寺周官所謂外朝之位也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點作記之意

待漏兩字顧名思義全在勤勞上故開手以勤字作主然方其待也一日所勤之政俱要此時預先打點故轉出思字而思之中又當知所以思之善惡故又分出賢相受寵奸相受譴二大扇以慎字總收勸戒極切末以庸相作結見其胸中只有苟祿全身一番作用其思在此其勤亦在此雖寵辱不加此輩原算不得做待漏之人矣尤當警省細玩詞意似過於平正無波但名為記却語語是箴故自言規於執政其體製不得不如此耳西仲

竹樓記
 王禹偁
 城上。圮毀也。榛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
 通。月波樓在府城上。亦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闌遶。夏不
 可具狀。總寫樓外所見之景。在山川上言。夏宜急雨。有濕
 布聲。飛泉懸水。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
 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寫樓中所宜。俱在聲音上。取蓋有聲之
 物。遇竹相應。其聲倍佳。上仁宜就天時。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

縣名屬湖廣黃州府

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

用代陶瓦。

北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先點予城西北

隅。雉堞

城上女垣。圮毀也。

榛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

通。

月波樓在府城上。亦遠。

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闌遶。夏不

可具狀。

總寫樓外所見之景。在山川上言。

夏宜急雨。有濕

布聲。

飛泉懸水。

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

詠詩。

詩韻清絕。

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

寫樓中所宜。俱在聲音上。取蓋有聲之

物。遇竹相應。其聲倍佳。上仁宜就天時。

上言丁四宜公退之暇被鶴氅衣音被音駭載華陽巾巾道手執周
 就人事上言公退之暇被鶴氅衣音被音駭載華陽巾巾道手執周
 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
 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
 之勝槩也寫登樓佳趣全在樓外所見若說江山之勝則
 虧他用江山之外四字提過生乃爾彼齊雲落星二樓高則高
 出無數妙景來結構之主乃爾彼齊雲落星二樓高則高
 矣井幹麗譙樓名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
 之事詩人謂騷人吾所不取舉四樓之高華相形以明竹樓韻
 涉俗套韓歐諸家必無此調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稔熟日稔
 年為一稔稔取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宋太宗乙
 稔熟也

未歲自翰林出滁上江南丙申移廣陵揚州丁酉又入西

掖中書省戊戌歲除日有齊安黃州郡之命已亥閏三月

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

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

也又從竹瓦上發議論言外有隨遇而安之意俗解作悲愴與上文謫居勝槩語意相悖

以竹瓦起以竹瓦結中間撰出六宜俱在竹瓦聲音相

應上描寫皆非尋常意想所及至叙登樓對景清致飄

飄出塵可以上迫柳州得意諸作西什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以仲氏賦以仲氏歸中開舞出六宜用吉於武裝者曰
 也又路仲氏土谷篇前之有長自創假而文之
 之時平對之人與同志隔而道創之無世變之不殊
 所謂四乎之間夜之不難未眠問乎又奇何處豈斷計對
 雖中西書省九氣越斜日育養受黃州時之命占支聞三日
 末為自餘林出忽吐一經南甲不真刻其南丁酉又入西

李去非

河南府首邑唐之東都宋之西京也

繩

水山之阻

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

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

此段言洛陽關係天下

唐貞觀

年太
號宗

開元

年號之

開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

梁唐晉

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邱。

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燦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

餘處矣。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

此段言
名園盛

洛陽。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此段二段言洛陽名。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以監戒意作結。妙在忘天下之治忽。句與首段天下治亂。句相應。融成一片。篇法完密。

此既作名園記之後。又自敘所以作記之意。先輩評其小題大做。不必復贅。但說得如許渾成。見得此記之作。大有關係。末發出感慨。正旨止用唐之末路四字一結。便住。不言垂戒而垂戒之意。自在言外。筆法高古。西仲

嚴子陵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

此言其平素如此。道字句。下文節字。禮字在內。四

字爲一。及帝握赤符。

光武至鄙。儒生彊華奉。赤伏符。奏上。遂即帝位。乘六龍。時乘

六龍以得聖人之時。

時字指應言。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

先生以節高之。

此是先生尚。既而動星象。帝與光共卧。光

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歸江湖。帝除光爲諫議大夫。日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歸江湖。帝除光爲諫議大夫。

中得聖人之清。

此是伯夷爲下文貪泥塗軒冕。天下孰加

焉。惟光武以禮下之。

此是嚴先生雖以光武對講。意實一片

玩對股起頭。既而二字。在蠱之上。力象方有爲而獨不事

緊接以節高之句。便知。在蠱之上。力象方有爲而獨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二句鼎卦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
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二句屯卦光武以之所以証
其合於道而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
天地之外。惟其所以能相尚之由是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
天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意側重在高一邊歸結本
題故以一而反出之正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功於名教也。他
有功纔見仲淹來守是邦。知睦州今浙始構也結堂而奠焉
得當祀祠堂在嚴州桐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記作祠堂
廬縣富春山者免其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
祖維也

水長

言其清風與山水並垂
千古。一結餘韻悠然

題嚴先生却將光武兩兩相形竟作一篇對偶文字至
末乃歸到先生最有體格且以歌作結能使通篇生動
不失之板妙甚

范仲淹

今湖廣岳陽府宋曰岳陽

先叙其政事
是作記正體

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余

城在府西

面
朝。

之不同

言之過
言詩

則此

通巫峽山名在四南極瀟湘二水名在荆遷客遷謫之客騷人

詩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起下文悲意若夫霪雨霏

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是朝暉夕日星隱曜視

如山岳澌形俯瞰商旅不行檣傾櫓摧行人跡絕。摧抑也。倒其檣抑其櫓。

久泊不行之舟也坊本或作舟行被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風傾摧則上而不行二字說不去聲喧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

而悲者矣覽物之情而悲者伏下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

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

郁青青是朝暉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

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是夕陰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

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覽物之情而喜者

生由樂字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

物喜不以已悲古仁人用心自與遷客騷人不同居廟堂

之高則憂其民獲為已罪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念離君

能盡匡救之力江湖之遠指遷是進亦憂退亦憂進廟堂

謫言時解作隱逸憂君何為耶未雨後天

也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綱繆後天

下之樂而樂歟安不忘危。二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斯人

人仁指古人

題是記岳陽樓任他高手少不得要說此樓前此如何
傾壞如何狹小然後叙增脩之勞再寫樓外佳景以為
滕公此舉大有益於登臨已耳文正却把這些話頭點
過便盡情閑起單就遷客騷人登樓異情處轉入古仁
人用心處蓋滕公以司諫謫守巴陵居廟堂之高者忽處
江湖之遠其憂謫畏譏之念龍犀之懷撫景感觸不能
自遣情所必至若知念及君民之當憂自有不暇於為
物喜為已悲者篇首提出謫守三字本是此意妙在借
他方之遷客騷人開開點綴不即不離謂之為于京說
法可也謂之自述其懷抱亦可也即謂之遍告天下後
世君子俱宜如此存心更無不可也噫此其所以為文
正公之文歟西仲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諫無專

言亦無定式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

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以其責居是官者

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無所不當言又一時不

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止計言之是非彼汲汲於名者猶

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又從為身謀句上分出為

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可貸慶曆宗

號中錢君始書其名於板題名來歷光恐久而漫滅嘉祐

年錢君始書其名於板題名來歷光恐久而漫滅嘉祐

亦仁宗八年刻著於石自述題名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

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悲哉

究竟以名為勸懲但汲汲為名者便是詐曲事久論定有不可掩若汲汲為利者毋待論已

書諫官之名於石本以示榮記中却以示戒非大儒不

能為此言通篇皆責備語無一句閒話看來似過於樸

直然其不可及處正不外此公有傳家集八十卷語多

此類余每誦讀未嘗不正襟起敬

袁州學記

李觀太伯

皇帝新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追記前此制詔佳時

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屈盡祇敬有假官

借師苟具文書官所以治師所以教皆假借名色無任事之實惟苟具文書以奉制詔上聞而已

愚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尼沮也

官奉行不力以起下文不三十有二年范陽今順天府涿州祖君

無澤知袁州江府名屬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闕廢也大懼

人才放失儒效濶疎亡以稱上意旨禮樂忠孝句有力

通判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黜出立

袁州學記十二袁州學一

名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為乃營治府之東
 士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也黑也
 以法點出廟地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
 作點出學宮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點出興工告
 上記立舍菜且有日舍菜即釋菜釋陳設也
 學始末式禁切舍菜即釋菜釋陳設也葉韻紫
 今江府李觀式禁切於衆曰謂諸生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
 建昌虞夏商周之學俱蔡以山西廢六國欲市萬世盡死
 見已載在經不待而言秦以山西廢六國欲市萬世盡死
 日劉氏漢高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
 廢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
 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問義焉耳國家受廢孝武漢

帝乘豐富世祖後漢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
 靈獻靈帝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如三君八後八顧八
 時人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而數
 上曹操等皆教道之結人心如此國家攸立學之益
 今代遭聖神收入爾袁得聖君收入俾爾遊庠序踐古人
 之迹收入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
 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
 家教學之意收入制詔已上論衆大旨雖以治亂分提
 皆有出身加民若夫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
 之責故告以此

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非教士本意

筆力矯矯落句如鐵絕無宋人委巷之習音聶惟是作學記

苦離不得先王教化套頭若把司徒典樂降衷綏猷等

語填入徒增腐爛頭巾窠臼令見者嘔噦耳此却把四

代之學輕輕提過便倒入秦漢得失議論以撇開筆法

作叙入文字不脫不粘真化俗爲雅妙手未歸本忠孝

大節是聖賢垂訓真諦儒生自勵實著國家養士正旨

今虛談性命藉無處生活且以天下治亂分提不顧時

忌用反語作結然然而止俱開人不欲開之目其磨其

識高踞絕頂先輩許其關係世教信哉西仲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

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

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

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已上論取綾羅一事因

爲然音現臣又見近日內降張氏美人親戚恩澤太頻此又論

後寫出音現臣又見近日內降張氏美人親戚恩澤太頻此又論

於親見故止直叙一句思以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

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大譴承上兩件事自叙臣竊見自古帝

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

論美一

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

泛論自古嬪御保全之理

臣不敢遠引

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

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

皆何在。

又論近日嬪御禍敗之因

况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為美

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氏不同。故能保寵最久。

張氏本能長保君恩

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

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

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

裁損所以為保全之地。已上總發前兩件過支散

全為張氏保寵之計

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

與眾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眾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

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

分論取綾羅一事無補於張氏有累於聖德

昨正月

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

曹氏張之母也

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

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

指兩度封拜言其他疎遠皆可減罷

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

廣為開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

分論內降張氏美人親戚恩澤一事無補於張氏有累於

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

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多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

體。已上文總發前兩件。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裁損正意作結

林西仲曰張氏美人恩寵太過故生皇女而多取綾羅封曹氏又編及疎遠此驕恣之漸卽禍敗之根也若不裁損致其驕恣以取禍敗亦君德之累矣開手分提過卽引古事並又為保全張氏計再把一事分斷過卽以事繫國體為保全聖德計委曲詳盡諫疏之工無有踰此者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必不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但當察其爲類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

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所以各自爲類者。先然臣

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側重君子立論其故何哉。小人所好

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

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

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

者僞也。同利算不得朋所以謂之無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

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同道方是真朋所以謂之有朋故

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辨之明則處之當已上言人君當辨人品為進退不當以朋黨為嫌疑

驩兜等在內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在內八愷在內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

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退偽朋而進真朋

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

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不疑真朋之証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無朋反亡多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

秦范滂張儉等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悌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鉅鹿張角聚眾數萬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帝懼而從之害真朋之証

漸起朋黨之論。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

矣。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百餘人於白馬驛。至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黃河使大前世之主能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威真明之証。夫前世之主能使人與人異心，不爲朋黨，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總繳亂亡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主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辨明黨不足疑而貴，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蓋人雖多而不厭也。真朋多

微七周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又總繳與一改亡四字作左綿密

范文正之貶，公與尹洙余靖皆見逐，群邪目爲黨人。及文正與公復用，乃進此論以小人無朋。君子則有二句爲主，其分引總繳處筆法似涉太方。然對君之言貴於明切，不得不如此。且有關世道之文，原不待奇幻也。西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以正論起。刑入於死者乃

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伏下大辟囚寧以義死不苟

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伏下囚既方唐

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

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

易也自歸尤奇此豈近于人情哉就人情上斷得最確或曰罪

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

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世俗自然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就求名上斷最得隱衷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揣大宗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揣因之意伏下殺之無赦而又縱一段此二意深刻之極全篇扼要在此虧他想得此又寫得出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賊猶盜賊探人不然太宗施恩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

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再駁此段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說至此深刻矣然自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總言其不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以正論結上文無一

按史貞觀七年帝於去歲所縱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亡匿者帝皆赦之設當

時或有亡匿。自當別論。歐公本人情上勘出。以賊下賊。止二語斷盡。當年上下隱衷。總是太宗好名之心。所為余嘗謂太宗上苑吞蝗。必非真蝗。真蝗豈可吞者。或用紙草剪將蝗形。擬而祝之以愚左右耳目耳。安得歐陽之筆。逐一駁出。使人稱快耶。但帝王好名。便是可與為善處。即置之不論可也。西仲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重人事是原莊宗

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莊宗姓朱

先世事唐。賜姓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有勛滅

梁。自號後唐。總點起得失。為下文論斷之地。兩所以

梁吾仇也。朱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

王。吾所立。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為尚父。守契丹與

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既

更附於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

志。叙晉王李克用。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

事以一小卒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旋而納之。而能立功。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守光父仁恭

命晉王。至而擒之。函梁君臣之首。請皇甫麟曰。李氏吾

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入於太廟。還矢先王

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應篇首盛字生及仇

雖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

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

襟。仰其衰也。應篇首哀字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

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應篇首書曰。滿招損謙得公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應篇首故方

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

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伶人樂工也。莊宗知音。好俳

與非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及李嗣源反。向京師。伶

人郭從謙率營軍攻。與教門莊宗為流矢所中。而殂嗣源

入立。是為明宗。抱大禍。思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

前。生後。筆力雄宕。大禍思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推出一層。悠然

此伶人傳序也。傳中所載諸伶。有寵侮弄縉紳。夷戮功

臣。而景進史彥瓊郭從謙三人為最。從謙當李嗣源反

臣。而景進史彥瓊郭從謙三人為最。從謙當李嗣源反

古文 卷之十四 廿二 伶官傳二 郭郭晉

後遂作亂。莊宗中流矢而殂。甚為詳悉。但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之語。不見於本傳。豈當日至萬勝鎮登高而歎。所傳逸事耶。篇中以盛衰二字作線。步步發出感慨。而歸本於人事。蓋以莊宗本英主。乃一旦為數十伶人所困。以至滅亡者。其始以此輩為不足慮。而平昔之溺情。不能自克。及禍患之來。畢生智勇至此舉不可用。因思千古覆轍。大抵如此。何可勝慨。其行文悲壯淋漓。可與子長孟堅頡頏。五代史中有數文字也。西伸

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源深即下文積漸之勢。全篇俱發此意。

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所以非女。蓋其用事也近。

而習居可以為其為心也專。而忍其可以為能以小善中

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宦者為害使人主必信而親之。至

受害第一層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宦者為害雖

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

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人主受害第二層故前後左右者

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宦者為害第三層

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人主受害而把持者日益牢
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官者為害則嚮之所謂可
恃者乃所以為患也人主受害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
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
以為質官者為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
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
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
天下之心而後已董卓因而不亡漢末禍四而篡唐此其史
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古二字夫為人主

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
之然也又援其所以必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
及矣使其一悟持頭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
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崔胤謀
劉季述等乃以銀鑪畫地數上罪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
數十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也可不戒哉禍句詞意周匝

此五代史宦者傳論之節文傳載張承業張居翰二人
乃宦中之卓卓者此論之後更叙唐昭宗被幽既出召
兵於梁及莊宗訪求故宦而用馬紹宏明宗誅殺群宦

而用孟漢瓊俱致禍亂事蹟計七百餘言與篇中之意
 相應以不能盡錄故節去也此論以宦者之害非一端
 句作骨描寫歷代禍亂自始至終無一字不曲盡然層
 層說來却似一氣呵成筆力雄大千古無兩矣
 西仲

而用孟漢瓊俱致禍亂事蹟計七百餘言與篇中之意
 相應以不能盡錄故節去也此論以宦者之害非一端
 句作骨描寫歷代禍亂自始至終無一字不曲盡然層
 層說來却似一氣呵成筆力雄大千古無兩矣
 西仲

上范司諫書

仲淹字希文

歐陽修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

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

以欲賀趺起司諫之重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

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

一時之公議係焉

不以官尊卑論今世之官自九卿百

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

其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

尊於七品官者

多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

吏之責

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

有司也

九卿百執事之責止此

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

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
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
與宰相等。此七品官非他貴官大職可比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宰相
如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
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諫官之卑亦如此宰相尊行其
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側重一也。已上九卿發天下得失所係句
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
事亦任天下之責。皆不可失職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

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
之譏者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又側重
○已上發一時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
公議所係句重耶。應前非材且賢者不能也。材有能者賢有德者。著此句生下近執事始
被名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
不為御史必為諫官。以其材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
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而辭正色面諍廷
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以其賢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
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

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疑其不言。有待二字是下半篇主腦。昔韓退之作
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
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
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
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
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
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
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
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而使止五年六年而遂

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已上引陽城有今之

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

可以待乎七年也。不能如陽城之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

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

而樂讜言乎。不必如德宗之多事然見用之意有在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

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三句作一氣讀。已上承陽城一段

來雖出不乘時建言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

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為職司或曰我

位猶卑不得言。不能與得言矣又曰我有待如陽城是終無

一人言也。可不惜哉。失時可惜。已上把世清歎惜一番。不
奇妙。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千里懼君子百世之
至此。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千里懼君子百世之
譏。簡冊一陳。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能料
後。則幸甚幸甚。已上勉其建言。收拾全篇有力。
林西仲曰：上中寫諫官責任極重，下半寫建言不可待時。
然其中步步卸接，却是一滾說話。韓論之雄，此書之婉，可
稱雙絕。至引陽城辯駁，借客形主，不得不極力刻責其實。
陽城作用，乃千古第一諫官。余曾作一論，且摘其畧入韓
文，許讀矣。讀者勿執韓歐之說，而輕此書之也。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

指在位及求仕者。少字

伏下然猶以為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

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

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能見者。伏下二欲從

而求之，不可得。自叙熱腸以為識秘演之地。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

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

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

厭。伏下隱於酒與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

古文

卷之十 釋秘演一

下下齊

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秘演乃習佛者。熱腸必無往佛門定交之理。故借曼卿作箇引線。此文字中分寸也。浮屠也。僧。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此處點出詩來。把曼卿來伴講。文。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叙其盛時。把自家懽入方見。今日作序有因。言自家僅曰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耶無。此文字中分寸也。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耶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

其盛衰則將老矣。

叙其衰。把自家懽人發。一段感。

夫曼

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

又此。

來伴

秘演狀貌雄偉。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

中猶

作此語。一字不

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壯。

也。

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此段言其詩之佳。止用可。喜二字。上文雅健二字。又。

借他人口中說出。古。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到底此曼。

人不輕易許人。如此。

應上。雖然。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崕。江濤洶涌。甚可壯。

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

纔見隱於浮屠。

於

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仍以盛衰二字。作結餘韻。悠然。

歐陽公一生闊佛乃代浮屠作詩序若言向無交好則不必作言有交好則既斥其學又友其人足言與行相違也於是想出當年與秘演相識之始由於石曼卿遂借石曼卿來從頭至尾做個陪客以為演與曼卿皆奇士而隱者而已以陰求奇士得之便不得手此命意之高處篇中叙事感慨無限悲壯其行文又如雲氣往來空濛繚繞得史遷神髓矣西仲

釋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其志可知雖學於佛而

通儒術其材可知○有此二句下喜為辭章此點出本題○有

其文章亦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究竟非忘世者曼卿遇人無所擇

必皆盡其所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

閉拒絕去不少顧提出賢士為下文發端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

雖異而交合無所間總為求賢士計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

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

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已上叙惟儼擇

賢士而交隱隱自明所以識惟儼之故○上與居相國浮圖
曼卿平提此處備曼卿側入當玩其運筆之妙
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
卿書人未始一往于之自待不苟方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
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公卿貴人多因
謂世所補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
令賞罰於明堂不為將荷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
不屈尚安能酣參於富貴而無為哉此即志不在溫飽口魚
自已學佛之意○數語有推辭則以此謂其坐人人亦復之
一句結上一句起下若把請其坐人句放在前面則文
勢兩開上下卸接不成片段非苦心此道者不知也 以謂

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必欲就功業此雖聖賢

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予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

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已上

句皆復惟儼之詞○不放過惟儼令計便宜是雖然惟儼傲

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

其將老也已惜其以不用終就上文復惟儼之詞趨勢轉入

佛而通儒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為死後

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

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未死猶及見其序○點出求嗟夫

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
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材不可見而志可見亦何憾乎結出序其文集意
材西仲曰浮屠氏空却一切豈復留意於天下之務當世
之利病讀是篇知惟儼有壁立萬仞氣岸不能委蛇從俗
有託而逃斷不是晨鐘暮鼓喃喃一卷經數行懺者也然
與祕演同是隱於浮屠同是曼卿好友其行文始終亦同
拙曼卿律講却另是一個機軸其中起落唧接極其變化
又皆出於自然毫不費力讀者當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方
能得之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脩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

出於古窮人之辭也

窮字是一篇眼目故借世俗語翻入發議

凡士之蘊其所

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

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

窮人外內有憂思之所見

感憤之鬱積

窮人內其所觸

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

而寫人情之難言

窮人詞之所發

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

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

惟窮故工惟工故傳所以傳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辭

予友梅

聖俞

字堯臣

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抑於有司困於州縣

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薛書聘書也為
之類。極寫 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今江
聖俞之窮 國府宣城縣。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出
有山巔水涯處 聖俞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
之詩 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批文章來件講見得累
不知非文章之拙 然將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
也此下筆續密處 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生平所作於詩
尤多 叙聖俞詩所以獨多之故。就人之求聖俞轉入聖
客意 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

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
 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
 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
 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
 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就世人知聖俞處
之窮致其以窮人之辭自老不但為聖俞 聖俞詩既多不
惜不用亦為國家惜不及用矣無限感慨 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
 陽至干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
 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

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叙已所選各篇嗚呼。告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選中各篇工處既已論定。故在序不復言其所以也。以窮而後工。四。字。作。骨。中。間。先。寫。其。窮。次。寫。其。詩。之。工。俱。在。世。人。知。不。知。上。見。之。又。是。筆。從。知。上。轉。入。不。遇。用。痛。惜。其。人。窮。而。老。婉。曲。淋。漓。感。歎。欲。絕。求。以。論。次。直。叙。作。結。非。聖。俞。不。足。當。此。余。今。世。三。家。材。中。俗。子。粗。學。為。詩。聲。律。尚。未。全。究。便。求。名。人。作。序。而。人。亦。以。窮。而。後。工。作。為。雅。頌。等。語。應。之。致。使。千。古。奇。文。視。為。通。套。見。者。欲。嘔。後。人。之。油。腔。豈。獨。是。篇。為。然。哉。西。仲。

集古錄目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謂之有資求之能勤。皆

是一篇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反

主腦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說

觀上文。已上象犀虎豹。變舞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

革。可聚而有也。取之獸者不可。合下文。故另點。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

十餘譯。乃至乎中國。一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紐。而人

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魚。二金鑲於山。鑿深而穴

遠。篝火餓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

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

常兼聚而有也。取之由水者三物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
至也。收上物常聚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
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碑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
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瑰麗工妙可
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
散棄於山崖墟墓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
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故上有力而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
不好四句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象牙犀金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

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

叙所以得集古之故○好可以

與力二字而低

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

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恠

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

叙所得古

以謂傳寫夫真故因

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序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

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

叙既得之後所

又以謂聚多而

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併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

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

叙所以別爲

或譏予曰物多則

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

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臨子把聚字生出散字作一波倒捲上文不無欲句脉絡俱動古人運思之巧與夫筆力之大皆非後人思議得來

林西仲曰把一個好字一個聚字繚繞盤旋到底如走盤之珠圓轉不窮中說出三代以來至寶等語見得此寶當好當聚象犀金玉一段乃罵盡一世入湯盤孔鼎一段乃嘆盡一世人也惟無欲於世人之所貪方能一其好方能致其聚自占地位最高或謂首段客意太煩不知下面叙出許多古物不拉拉雜雜說起如何襯得來妙正在此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地以人傳不以小故爲衆山所掩○名字是一篇眼目其人謂誰羊

祐叔子杜預元凱是已。已上記峴山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

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

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

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上下皆合寫二人此處忽側重一句全爲下文叔子之亭

伏脉布置之巧不可思議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

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功仁二字本解上文隨生下文卿接之巧亦不可思議余頗疑

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

此一轉全爲下文史君新叔子之亭襄人欲紀石君

不能止非自汲汲於

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

此山常在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叔

汲汲然猶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

後世之名非元凱銘功

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

一投漢水之淵元凱汲汲於名是知陵谷有

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

名之久傳有豈皆自喜其名之

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

自愛所得盛名將自待者厚而所思

者遠歟

自負功德重大思傳爲後法已上記二子所以能

於傳反觀史君無意

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

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

單求叔子

思字應前已上記亭

寧元年余故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

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

使與亭相稱

點史君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

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

堂以官名應

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

襄人欲

反應上自汲汲句

就就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

記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

所存可知矣

就脩亭言止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

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為政安樂應上此襄人之所欲書也。

記至此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

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

其鑒者自得之。山中所有者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

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亭中所有者亦

林西仲曰亭在峴山記亭必先記山奈山是兩人之山撇

下一人不得亭是一人之亭批上一人又不得看他拏個

名字雙提拏個思字單表全在埋伏照應上閒閒布置忽

雙忽單了無痕迹末兩掃舊套作結真化工大手筆

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

點真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

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點三三人者樂其相

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

焉。點東園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

謂東園者來以示子曰園之廣百畝。計其而流水橫其前

清池浸其右。佳景高臺起其北。佳景三此三臺句吾望

以拂雲之亭。玩之池句吾俯以澄虛之閣。玩之水句吾泛以

真州一

畫舫之舟

玩之三

此啟其中以為清讌之堂

中間

闢其後

以為射賓之圃

後面所作已上分叙東園

芙蓉菱荷之的

歷幽蘭白芷之芬芳

與夫

花美木列

植而交陰

此

前日之

蒼烟白露而荆棘也

草木

高薨巨桷

水光日影

動搖而下上

其

實

實閒深靜可以答遠響

而生清風

此

前日之類

垣斷塹而

其

荒墟也

異前

嘉時令節

州人士女

嘯歌而管絃

此

前日之晦

冥風雨颭颭鳥獸之鳴音也

所載皆其一二之略也

圖內止畫得所有之形不能盡形中

變動之趣與無形之形如香味陰暗

光影風聲之類故曰一二之略

已上又就圖中所畫者叙

出不盡之奇妙且規定上文廢營二字洗發言前日為廢營

時異樣荒涼今日作東園後異樣

出色此畫雖不及猶可以言傳者

遠近嬉於水以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吾書其

大槩焉

存乎遊人之見不但不能畫亦不可以言傳此

在圖之外者大槩即上文一二之略

點求記

又曰

真天下之衝也

應上東南

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

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

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木日益以

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

眷眷於是哉

應上走京

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

始也

此段叙所以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求作記之意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始也

求作記之意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始也

求作記之意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始也

求作記之意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始也

求作記之意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應上為

始也

求作記之意

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

官而又協於其職。應上相得之歡句。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

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應上江淮兩浙荆湖發運此等語放在此便高。然後

休其餘閒。應上因其暇日句。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應上此日往

遊是皆可嘉也。總上輕贊一語便住得法。乃爲之記。此段語語收上文如疾風捲簾全不費力

林西仲曰作遊觀之記自當鋪張景物奈未經躬歷即據

畫圖寓去何異泥塑木雕某狀此特借許子春之口件件

數來不但寫得已畫併寫得未畫不但寫得已言併寫得

未言即躬歷亦不過此此布伏之巧也未止用數語收束

却都是上文所有其前後埋伏照應無不渾成高絕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滁州名屬江南時公守是州。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

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因飲泉其地。上則豐山。州城西南聳然

而特立下則幽谷。在豐山。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

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因得地。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

亭。因可樂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我此句以爲下文發掘

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五代梁唐晉漢周也。昔

太祖皇帝。趙匡胤。嘗以周師破李景。南唐主。兵十五萬於清流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周主。

柴世宗征淮南唐將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關在滁州
西南世宗命國胤突陣而入暉等走入滁生擒之○道言
滁本戰爭之地不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
平久矣就感慨上轉人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
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
游一嚮之憑恃險阻刻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
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承天下之平今滁單接介
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
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

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

以天下之太平歸於土之

修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

應舟車商賈數句

既得斯

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

春而蔭喬木

夏風霜冰雪刻露清秀

峭刻呈露清爽

四時

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

結上與滁人往遊句

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

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結上天下之平久句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

結上休養生息句

遂書以

名其亭焉

收極端莊嚴重妙絕

州南偶作一亭。耳有何關係。若徒記其山川之勝。及與民同樂話頭。又是醉翁舊套。此篇忽就滁州想出原是。用武之地。以為山川猶昔。幸而太平日久。民生無事。所以得遂其樂。非朝廷休養主息之恩。何以至此。迄今讀之。猶見昇平景況。躍躍紙上。古人往往於小題目中。做大文字。端非後人所能措手。若文之流動婉秀。雲委波屬。則歐公獨意之筆也。西仲

連用也字。做周易雜卦傳篇。做孫武子。又做昌黎銘張微也。

用二十一也字。坡翁酒經。用十六也字。五筆。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自滁說到山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

然而深秀者。琅琊也。琅琊城南晉元帝隱此嘗也。就山單表西

層山之景。可望而見。故曰望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

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醴泉也。就西南兩峰單表醴泉是

故曰山行漸聞。蓋初行時。水不聞聲。將至則其聲由微峰

而漸大。既至方見其瀉出矣。為下文溪深泉香句伏脉。峰

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白泉諺到亭是

同句妙。見亭在山水之間。可以遊樂之意。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點出作名

古文斤義詳解

卷之十四

醉翁亭記

歐陽修

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自釋醉翁二字之義醉翁之意不
 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
 所以醉之義樂字是通篇結穴。自起手至此叙亭得名之由若天日出而林霏開。朝則
 明雲歸而巖穴暝。暮則自晦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言
 日之間野芳發而幽香。春佳木秀而繁陰。夏風霜高潔。秋
 如此水落而石出者。冬山間之四時也。言一年之朝而往暮而
 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承上朝暮四時二意來
 可盡所以得之心而醉。此段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
 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不伸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

遊也。此段叙遊人之多可以增山間臨溪而漁溪深而
 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篇首說山水之間中段單表
 思補入又無可安頓處此却就太守宴內趁勢山肴野蔌
 把魚酒二物補出溪泉來雖有智巧無以過矣山肴野蔌
 菜謂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應上來飲宴酣之樂非絲
 非竹射壺者中奕奕者勝。中與勝皆言其觥籌交錯。觥罰
 所以坐起而誼誨者眾賓謹也。應上與客蒼顏白髮頗乎
 其中者太守醉也。應上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已而少陽
 在山。人影散亂醉歸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應上朝往樹
 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應上滁人遊句上
 以樂字喚起未後

自當歸到樂上。方結得住。但此處却添出禽鳥之樂來。借勢一路捲去。落想奇極。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應上得之心句。此段叙醉歸之樂。層層轉不在山水之間。在太守樂其樂。正旨見醉翁之意。不在酒。併舊解作太守樂之。真不甚明顯。醉能同其樂。再視一句。同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自叙作記。敘作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記姓名。

廬陵縣名屬江西吉安府。

亭在滁州西南兩峰之間。釀泉之上。自當從滁州說起。層層入題。其作亭之故。亦因彼地有山水佳勝。記雖爲亭而作。亦當細寫山水。旣寫山水。自不得不記遊宴之

樂。此皆作文不易之定體也。但其中點染穿插。布置呼應。各極自然之妙。非人所及。至於亭作自僧。太守賓客。滁人遊。皆有分。何故獨以已號醉翁爲亭之名。蓋以太守治滁。滁人咸知有生之樂。故能同作山水之遊。卽太守亦以民生旣遂。無吏事之煩。方能常爲宴酣之樂。其所號醉翁。亦從山水之間而得。原非已之舊號。是醉翁大有關於是亭。亭之作。始爲不虛。夫然則全滁皆莫能爭是亭。而醉翁得專名焉。通篇結穴處。在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段。末段復以樂其樂三字見意。則樂民之樂。至

情藹然可見舊解謂是一篇風月文章卽施於有政亦不妨碍等語何啻隔靴搔癢計自首至尾共用二十箇也字句句是記山水却句句是記亭句句是記太守讀之惟見當年雍熙氣象故稱絕構

西仲

畫錦堂記

歐陽脩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

俱去聲

所同也

畫錦人皆以爲榮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

若季子不禮於其嫂

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爲炊

買臣

見棄於其妻

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報爾功妻怒曰從君當餓死買

臣不能留

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

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

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跡之間此一介之士得

去聲

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叙畫錦之所以爲榮

由於久窮而忽韓琦字稚圭封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

得志反擊下意韓公相人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

公相人也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世有令德為時名卿非一介

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音少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

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未受庸夫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

宜素有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

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把世入所謂畫錦之榮一總

榮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高

車輪之末大纛車上羽葆幢桓圭三公所執衮裳三公所服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非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非一時金石聲詩

二句伏下刻詩于石及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銘彝鼎被管絃等語此韓公所以為榮者公在至和中

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志字是篇中眼目乃作

至和仁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度來知乃作

畫錦之堂於後圃點出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

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

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公詩

見其平日之志故能出入將相公先經畧西夏勤勞王家

而不夷險一節夷平時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

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公在諫垣

十餘疏及為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其豐功盛烈所
 故曰臨大事云云。是其志之有成處。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功在天下
 可以傳之後世其為榮原不在歸鄉不歸鄉。余雖不獲
 如此收束方結得本題目且稱得韓魏公本領。登公之堂幸竊嘗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
 道也於是乎書。自叙所以作記之由
 書錦之說起於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二語故以
 當書而錦指富貴歸鄉而言蓋榮之也韓魏公本相州
 人以武康節來守相州在魏公榮君之恩名其堂為書
 錦雖覺貼切其實魏公為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出入將
 相功在社稷其為榮原不在富貴歸鄉不歸鄉
 也記者若單表平昔功業又拋不下本題是篇先就書
 錦之榮翻起倒入魏公之志然後叙其平昔功業以其
 榮歸之邦國輪旋得體文亦光明正大與題相稱西仲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

起結俱寫夜景開

聞有聲自西南來者

先點聲字○初秋猶未

悚然而聽之曰異哉

初泚泚以瀟

離夏故聲來自西南

忽奔騰而砰湃

聲之方盛

如波濤夜驚

承奔騰

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

聲之至

金鐵皆鳴

敵之兵銜枚疾走

銜枚所以止譁諱也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

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

聲自初起以至所止之象

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

令視其聲在何處

童子曰星月

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四語盡出秋夜

哉。此秋聲也。方點出秋字胡爲乎來哉。來字與上蓋字相應蓋夫秋之爲
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歛。狀之一其容清明。天高日晶。晶光也。狀之二
其氣慄冽。砭人肌骨。狀之三其意蕭條。山川寂寥。狀之四
上從聲轉入秋此復從秋轉入聲是文字出落妙法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
發。言有此聲。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聲未至之先草木本
如草拂之而色變。才遭之而葉脫。聲既至之後其所以摧
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氣字承上其氣慄冽句夫秋刑
官也。周禮秋官司寇主刑戮於時爲陰。氣言又兵象也。於行爲金。以
行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鄉飲酒禮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

也。氣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殺之所成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
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禮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傷也。物既老而
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四句解上文命名之義。此殺根摧敗零落句來言摧敗
零落之氣。乃天地之義氣。專主於肅殺者。然天亦非不仁
於物。揆之於理。蓋有出於不得不然者。又自秋聲中推言
其所以然。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書人
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
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
木。顏色榮者爲星星。鬚髮黑而變白奈何非金石之質。欲
與草木而爭榮。思其不及憂其不能總是爲名爲利誇榮
於世。如草木之絲縟葱蘢。時耳獨不思身

非金有遇戕賊而必壞。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稿
盡力竭智何以堪此耶。此段自物之摧敗零落處轉
入人身上來。言人自壯而老。猶草木自榮而枯。但草木本
無情之物。時至而後飄零。入則憂思日積。自爲童子莫對
戕賊。無時非秋。官其老之速也。是作賦本意也。童子莫對
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結出秋夜
言有盡而意無窮。

總是悲秋一意。初言聲。再言秋。復自秋推出聲來。又自
聲推出。所以來之故。見得天地本有自然之運。爲生爲
殺。其勢不得不出於此。非有心於戕物也。但念物本無
情。其摧敗零落。一聽諸時之自至。而人日以無窮之憂

思營營名利。競圖一時之榮。而不知中動精搖。自速其
老。是物之飄零者在目前。有聲之秋。人之戕賊者在意
中。無聲之秋也。尤堪悲矣。篇中感慨處。帶出警悟。自是
神品。西仲

輔品
西抄

中庸之義。此大哉。悲矣。篇中。淵源。與帶出。皆自。其。故。長。之。標。零。音。耳。日。前。言。義。之。殊。人。之。如。如。亦。有。其。故。皆。各。味。其。圖。一。部。之。樂。而。不。失。中。道。諸。卦。自。其。中。

讀李翱文

歐陽修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流爾智者識其性當復

中庸也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初讀不見所長又讀與韓侍郎

薦賢書以為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

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

者也秦漢間好事行義句乃時人評翱之詞最後讀幽懷賦

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

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千古只有兩個憂時之人

豈不為恨上二段先按而後斷此段先贊況乃翱一時有過而後舉其所讀之詞乃作文取勢定法也

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耳。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愈不遇東白鳥白鸚鵡者，作感鸚鵡鳥賦，以自悼。有二鳥蒙恩與飽，食有數等語。再觀一段作波，然亦太難為韓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維處，兮咸嘆老而嗟卑。以年老位顯貴，視乎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縱得行其道，猶恐不為憂。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神堯唐高祖號，穆宗二年再失河朔。以為憂。適於唐亡不能復取。賦中之意。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見唐臣中無有如翱存心者。已上贊翱文畢。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

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如契丹趙元昊等皆所當憂。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雖不能。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不怒則笑之矣。以為狂故怒，以為癡故笑。千古肉食輩俱是一副肚腸，一樣臉嘴。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翱之憂時，轉入在位之不憂，發出感慨，是此篇正意。

林西仲曰：宋寶元以後，契丹方熾，元昊繼興，岌岌之勢，其可憂比唐尤甚。無奈韓范諸君子負天下重望者，皆以夏竦之奸不能安其位，時在朝諸臣偷得一時粗安，厝火積

薪亦非絰不知畏以身在局中一涉憂世之言便有許多
碍上碍下處比不得疏遠之人置身局外可以肆臆而談
也然時事至此益不可問矣是篇雖贊李翱却是借李翱
作個引子把自己一片憂時熱腸血淚向古人剖露揮灑
耳文之曲折感愴能令古今來談國庸臣無地生法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

不與萬物同以生死總點起

其同乎

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

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

冊者昭如日星

身死名存與萬物有同有此單就死後一邊言

嗚呼曼卿吾不

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

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

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

又從死後憶其生前言平日之奇如此形雖埋藏地下亦

當化爲珍寶爲良材爲瑞草不宜與萬物同也

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

下走。燐鬼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踴躍而呻。嬰墓之外。不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今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墓之中。不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無物則暫聚之形。平日雖奇。不能不與萬物同其生。死。自古聖賢句與上呼應。有情。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凄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補出交情詞意方全尚饗。

此篇大意從雍門子鼓琴一段脫化來。文情濃至音節悲哀不忍多讀。此遺祭曼卿墓下之詩非始死而弔奠故全在墓上着筆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

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叙請

詞銘書。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

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

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於子也。叙已當得銘子野。已初

天聖九年。子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

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子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

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

然其間不動聲色。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年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術。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叙子野盛時應上平生之舊朋友之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樊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祖水涯。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以不常聚起下感慨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于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叙子野處把希深堯夫二人。不入不但見交遊之情而平日之善與其可哀者無不自感慨中寫出字字沉痛

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

倒叙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

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正叙子野家聯后姻。世久

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承上祖考妣來叙其善

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丞。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

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

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

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叙歷任。絕不提一句政績。讀若孫今人不知有許多拙拙矣。寶

古文所義詳解 卷之十四子野一 五

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敘卒口子仲

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敘子妻劉氏長

安縣君敘妻在子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居心遇人

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接物處事之善平

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

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未丁中身而亡不得不

可哀補此段為銘詞伏脉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

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至末方補出名與籍貫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言本孰屯其享孰短其長屯其享使遇

長以大才小用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年壽開封

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從曾祖以來

林西仲曰子野為人當有可稱者且與廬陵有舊乃文中

却無溢辭只把平日好友不能常聚處轉入不能久存發

出一番感慨且批謝希深張堯夫二人在內作籠統話成

一大段次叙家世叙學業叙官職叙年壽叙子女妻室平

平無奇末方表其為人內嚴外寬以早衰疑其中有不自

得而以銘詞數語括之看來只是篇首平生之舊朋友之

恩與其可哀者數句成此大篇其善可銘處則輕輕點綴

有有一

歐陽修

也叙名字

叙
年
日

叙書葬地○伏下
葬速其地不善句

其友

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甄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

嘉祐二年

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

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叙改葬處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

纔數歲而甫始生予及送者相與臨穴視定且封哭而去

今年春予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叙其久方改葬○伏下其老病老辭句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叙出身文士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惟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予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脩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

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有材若亦工書喜為詩閒則從予游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墜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有德故師魯志之曰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即以前師魯書志之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即以改葬處帶說妻之賢行予之孝謹尤省力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師省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歸穴者及與君同府而游者十蓋八九

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總收上文作感慨語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予之思焉以作表結吉甫今為人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末叙二子林西仲曰的是一篇改葬墓表上半篇步步埋伏下半篇步步焔應中間叙其出身之正更事之勤持已之莊及其妻能教子子能樹立隨發出感慨轉入文字可以無窮亦自知是文之不朽也讀來如雲氣空濛絕無縫綴之迹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龍岡

在吉安府永豐縣沙溪

之六十年

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

也

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待賜爵贈封有待二

是通篇眼目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大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

於衣食

點守節居窮為下文能自守三字發端

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

按本傳修

字永叔求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挾求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

點敘字為下文發端

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

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

廉則不多

取好施與喜賓客則不多積累者玷其清德也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

屋一壠之宅

植園以鹿而為生鹿指屋宅為生指田吾何時而能自守

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知其一二見下文

却從反跌處寫自吾為汝家婦不從事吾姑然知汝父之

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

將有後也所以待而能自守者以此有特單就自後一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

曰然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

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一因致祭哀親不逮存吾始一二

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

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此段申

能養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所以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知求而有得耶更無以其

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以本有夫常求其生猶失

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無有不死者回顧乳者抱汝

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

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乃為死嶽求生

遺訓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字作案

古文 卷之十四 五九 龍岡軒二 邪下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外言不人下聞故上文其居於家

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

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此段申明上文汝其

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

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總收數語為下所以教

太夫人修泣而志之不敢忘。結一句為下文不先公少孤

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

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敘崇公仕太

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

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

叙太夫人氏族德爵其二封皆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

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

居。應難也。其後修貶彞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

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又單表太夫人

合於世句為下文幸全大節句作案即自先公之亡。二十

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

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

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點太夫人年壽又八年。修以

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點太夫人年壽又八年。修以

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叙歷官爲下文
數與篇首六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
十年句相應來。仁宗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考府君。累贈金紫光祿
年號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第三皇祖府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
吳國太夫人。第二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
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第一世。祖考不填諱。祖
其刻於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
碑故也

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皇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無不雖

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

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遲速有時。乃列

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

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

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又單

母之教訓。併自已之立身。總熙寧三年。神宗歲次庚戌。四

月十有五日。男某官修表。

墓表請代作。與誌銘同。用於葬日。此常例也。今乃自爲

表於旣葬六十年後事屬創見且其文尤不易作何也
幼孤不能通知父之行狀必借母平日所言爲據多一
曲折一難也人生大節莫過廉孝仁厚數端而母以初
歸旣不逮姑且婦職中饋外言不入於閭惡從知之二
難也母卒已十數年縱有平日之言亦不知今日用以
表墓錯紉引入不成片段三難也贈封祖考實已之顯
親揚名咏歎語稍不斟酌歸美便涉自矜四難也是作
開口便擒有待二字隨接以太夫人教言其有待處卽
決于乃翁素行因以死後之貧賤其廉以思親之久驗

其孝以治獄之歎驗其仁或反跌或正叙瑣瑣曲盡無
不極其幹旋中叙太夫人將治家儉薄一節重發而諸
美自見末叙歷官贈封以贊歎語結之句句歸美先德
且以自已功名皆本於父母之垂裕深得立言之體此
廬陵晚年用意合作也

西仲

不計其偉哉中於太夫人陳氏家命載一消重勢而論
其以自口也亦皆本於父祖之德林彩粹立言之體也
美且其來始於何種以贊漢諸葛之何曰淵美求
不計其偉哉中於太夫人陳氏家命載一消重勢而論

辯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引成唯天下之靜者於好惡利害

乃能見微而知著音運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礎生汴日潤礎柱

下石人人知之天地陰陽之事亦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

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

人事之難知處較而賢者有不知歐陽公亦勸先其故何

也與去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常人有不知猶可若賢者

好所亂其外為衆論所搖未嘗平心以察昔者山巨源見

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引一見微知著者作証

秀風姿詳雅。總角時常造山濤。濤嘆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惠帝以衍爲中書令。司空司徒。衍居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又引一見微知著者作証。醜不恥惡衣惡食。尚父郭子儀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後。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廨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德宗擢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史載其倡首造作。以召怨階。杞實爲之。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理上文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沈。無虛杞之陰險。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衍未必用。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

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無王衍之虛名。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杞亦未必用。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二子既未必用。無以遂其姦。則二公之料雖理中。公無不。今有人。指荆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甚於王衍。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甚於盧杞。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言禍亦甚。於衍杞。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俗本俱作。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因不櫛首居喪者不洗面。

此豈其情也哉。非其本情正見其好處。從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出管子
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出管子
之人作証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陰賊險狠處雖
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帝德宗則其為天
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應上文二子孫子
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將有功則傷人必使斯人而不
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
哉。見微知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知
言之名以天下被禍之後而獲不如斯人不用
即以其言為過猶同於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也

妙評

老泉料荆公止在不近人情上看出以豎刁易牙開方
為比要知此三人之不近情止是圖利而荆公却是圖
名原其始亦非以禍人為心者但以自許太過而新法
試行於鄆邑又頗有效以故執持愈堅不知天下非一
邑可概且奉行之人又未必人人如我蓋緣平日未嘗
向人情物理上細心體貼以致如此便是不近人情的
流弊豎刁輩是甘為真小人猶盜賊手挾刀劍戮殺人
者荆公是要作偽君子猶庸醫苦泥方書藥殺人者不
可謂盜賊是殺庸醫非殺也奸慝之名宜不能免文中

推見至隱憂時之意直與洛陽聞鵲同調其先幾特識
更堪雙絕千古矣但篇末巨盧二字余向疑無所考據
較諸善本皆同或云犬之大者夫犬何以有衣果爾則
當云衣巨盧之皮也且下句用犬斃矣上句復用田犬
豈不重複一日偶讀朱晦菴宋名臣言行錄內載衣臣
虜之衣臣虜二字出秦文對犬斃何等精切然後知巨
盧乃字之訛也凡經朱夫子手定之書必無差錯西仲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

威公即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桓為威

霸諸侯懷葵狄終其身

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

管仲治齊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

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

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

故曰五公子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

攻太子昭奔宋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及

武孟立乃棺明年宋襄公率諸侯兵送太子昭其禍蔓延

而伐齊齊人殺武孟而立太子昭是為孝公

訖簡公齊無寧歲豎刁易牙開方亂齊夫功之成非成
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
所由兆以功禍所自出虛逞二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

而曰鮑叔所以功有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
管仲以禍案語以起下文。二比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
固亂人國者。三子本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
放四凶。史記舜攝行天子之政。誅流其工于幽陵。以變北
西戎。舜攝行天子之政。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東夷。四皇而下咸服。有仲也而後知去少正卯。魯司寇
攝行相事而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
仲也。亂齊雖是三子却因威公用之所致。其用之由仲之
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對。忙中却着此一大語為正。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
對論遂令前後精神俱動。

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

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

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

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

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管

仲公去易牙豎刁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

中亂復反豎刁利言早辭不在側復反開方卒近用三子

威公何人句來。

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一曰無仲則三子可以暉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
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

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
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
呼仲可謂不知木者矣此段言仲但云三子不可近因威
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
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段言仲能舉賢自代即
用五伯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宋襄公莫盛於威文公之才不
過威公其臣幹陽處父等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子之虐不
如孝公桓公之子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
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

有老成人焉晉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
一管仲而仲則死矣齊無賢臣○此段以晉文作証夫天
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
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承上文言肯薦賢必有仲之
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
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
其書謔謔不足信也管子載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
管仲對曰鮑叔好直而不能以國誦胥無好善而不能以信默
國強寧戚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
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

吾觀史鯀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
史官名鯀名字子魚衛大夫家語蘧伯玉賢蘧公不用
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強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
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
以成禮吾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聞焉
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於是蘧伯玉
命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
以自代蕭何素與曹參不相能及何病孝惠帝自臨視相
莫如干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頭大臣之用心故宜如此也
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舉薦賢二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
大臣作証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
以死哉徵處一句緊一句
今古人無處生焉

責管仲臨死不舉賢自代以致威公用三子以亂國特
論似正若論管子天下才施伯決其得志於未用之先
諸葛武侯以古今有數人物亦取以自比乃欲其臨死
再舉一仲談何容易且仲治齊時嚴蔽明蔽賢之戒故
曰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何嘗不以舉賢為心但未得有
如仲者出耳况威公末年政事愈荒仲既言三子不可
近而竟用之即薦有賢如仲者以自代亦未必用也開
元天寶總一明皇用姚宋而治用李楊而亂宰相豈甘
受不舉賢之罪乎蘇家立論多自騁筆力未必切當事

西仲

不存可

蘇洵

劈頭斷定 賂秦而力虧

言賂秦所以
破滅之也
或曰六國互喪去聲率賂秦耶曰不

言賂秦所以使六國同破滅之弊故

秦以攻取之外小

而得者其實百倍。

倍則秦之所大欲

已上申明篇首非兵不
利戰不勝二句之意思
顯先

得之
子孫視之不甚

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棄之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
 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既棄之後究不能免秦患然
 則諸侯之地有盡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
 不戰而屈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
 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以地事秦四句戰國策孫臣諫魏王之詞史記作蘇厲之言已上言韓魏楚三國割地賂秦車馬皆首歸秦而力虧二句之意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姓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
提出齊不賂秦所以破滅一案燕趙之君始有遠
 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合提出燕趙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

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分提出燕所
 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
 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秦取趙都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分提出趙
所以破滅一案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
 而亡誠不得已。又合論燕趙破滅非戰之罪已上言齊以賂者喪三句之意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韓魏齊人勿附於秦刺客
 不行燕良將猶在趙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
 或未易量。設言六國不賂秦雖分頭敵秦秦亦不能操必勝之勢嗚呼以賂秦之地
 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

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又設言六國以所略別用能合併擊秦反可以操勝秦之勢。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惟畏秦有素所以不敢合力擊之惟略之以地同至于亡豈不可悲洵古今有國者車鑒已上六國之論已畢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勢。根上合擊二意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以宋賂契丹時事感慨作結韓魏楚三國與秦接壤趙稍遠而燕齊尤遠以兵力較之皆弱於秦迨合從之約既散而秦挾遠交近攻之策

肆其蠶食則地之遠近而禍之遲速分焉。割地所以求罷兵。所謂白刃在前不顧流矢非韓魏楚之行賂皆愚而趙燕齊之不賂獨智。易地則皆然也。厥後賂者先亡而不賂者後滅。本以地之遠近遞及非以賂不賂故分先後亦自然之勢也。但賂秦其國愈弱其亡愈速。戰國策士常言之。老泉此論實為宋賂契丹借來做箇車鑒。以為宋有天下之大與六國弱於秦不同。尤不待賂其結穴全在篇末一段感慨含著。坊本不解皆以篇中思厥先祖父一段謂全為宋人痛哭似宋人亦曾割地賂

契丹者按幽薊等十六州乃石敬瑭所割非自宋始太宗高粱河戰後而契丹南侵互相勝負並未嘗有賂之也真宗咸平六年契丹求關南地因而有澶淵之役時寇準勸帝親征欲擊之使獻幽薊值帝厭兵許以銀幣三十萬講和歲以為常仁宗慶曆二年契丹又如前請復使富弼增銀幣二十萬亦未嘗以地賂之也若神宗熙寧七年從王安石言割地界遼東西失地七百里時老泉已卒九年矣於何知之蓋老泉卒於英宗治平之三年也讀史者庶不為坊評所惑乎

西仲

高祖論

蘇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

之勢舉指播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

陳平張良皆以智稱故借二人相形

引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

以爭天下之智歸良平見天下未定之先高帝智暗翻動下意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

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使

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

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虛叙高帝之智在天

計下文知呂氏之禍為惠帝之計用周勃斬樊噲俱在內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小

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帝將崩之言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翻得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起雖然其不去呂氏何也轉得勢不可也接得案已上引高帝語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平周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其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攝政當國管叔蔡叔乃與武庚率淮夷而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庚叔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

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此段言高帝不去呂后之意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燕王盧縮反高帝使噲擊之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之屬帝聞大怒乃使噲平周勃代將而即軍噲不仁耶又翻一句且噲與帝偕起噲與高祖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增噉項莊時微噲譙羽譙責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高帝既入關破秦與項羽會鴻門羽臣范增聞事急乃持鐵盾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羽曰壯士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

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
歸霸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屠樊噲出，與噲從間道走。
之。心是日微噲，誰羽沛公幾殆。叙噲功。一旦人有惡噲，
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叙斬噲。
夫噲之惡，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就惡噲處，且帝之
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又就噲之功，再翻一句，
斬噲至不為戚氏。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
起見以起下文。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傑。諸將所不
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指出噲能危劉。夫高帝之
視呂后，猶醫者之視革也。坊本革字，作毒字誤。使其毒可以治病而

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

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將前面留呂氏以壓諸侯大臣

總發一段筆。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平勃以帝崩畏呂后，
力警健無匹。不斬噲而械致之，是

忘帝所。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

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趙王祿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主兵陳平乃令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勃，紀通持節矯納

軍中，皆左袒。呂產不知呂祿去北軍，欲入未央宮為亂，勃

令朱虛侯擊產殺之，而捕呂祿。呂祿盡誅諸呂，迎立

代王。是為文帝。根上獨噲豪傑諸。或謂噲於高帝最親，
將不能制，句言必能為劉氏之患。

噲以呂后女弟呂嬃為媼，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

古文所養詳解。卷之十四 高祖論三 七十五 鄒鄒齋

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盧綰，豐人，與帝同里。綰父與帝太上皇相愛，綰與帝同日生，及壯俱學書，又相愛，與帝起沛，出入卧內。雖蕭、曹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高祖十一年春，淮陰侯韓信謀反，擊十二年盧綰，誰謂百歲後惟埋屠狗之人。噲初以屠狗反亡入匈奴。呂氏而危劉，故曰彼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此論全爲漢高欲斬樊噲一節，推其爲呂后之黨，評者以爲深文。按噲以呂類爲婦，其謂與高帝最親者，亦以呂后故耳。高帝晏駕，則惟呂后之言是用，誠何待論觀。

呂類聞呂祿棄軍，怒而棄珠玉寶器於堂下，則噲不死，助產祿輩亦何待論。況帝旣命平勃斬噲，而平勃畏呂后械噲以歸，而呂后赦之，其怨帝而德呂后又情所必至者，則老泉所云呂祿不可給數語，皆不易之論也。但惠帝不早崩，高后未必臨朝稱制，致危劉氏。高帝雖有明識，能料生豈能料死，乃執安劉氏一語，遂以爲知呂氏之禍，復以不去呂氏爲鎮壓諸侯王之計，不思當時諸侯王如信、越、豨、布等六七公，盡就誅滅，原無武庚祿父之患。而惠帝年登十七，亦非幼冲，何資鎮壓。且前此

易儲之舉萬一留侯不爲畫策四皓不就徵招則趙王必立時尚不及十齡資誰鎮壓耶愚謂高帝必不知有呂氏之禍若知之未有不去之者周勃安劉氏一語不過以天下初定勃之才能安國耳非有心也此則老成之深文處獨其文之起落轉接靈妙無敵不得以其論之偏而棄之

西仲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

叙昌言與已身甚相

親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

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

叙昌言與已情

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

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

勞問如平生歡

身又得相親

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

喜字應恨字

得相屬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

古文水義
自喜。應上感怡二字。題是送北使最冠冕正大且國
段又說過一段掩卷精思此處如何接人今十餘年又來京
本題去再讀下文方知其筆力不可思議
師而昌言官兩制外制兼之內制中書為乃為天子出使萬里
外疆悍不屈之虜失下誇建人施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
門意氣慨然然出本題且伏下富貴句意氣慨自思為兒時
見昌言先府君傍安知其至此四顧篇自一語富貴不足惟
連忙便推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連忙偏搖大丈夫生不為
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自言不得如昌言所為所以
連說許多此處放蕩中發出感慨亦將自己插入伴講承
上生下則前後之筋脉俱暢否則散緩矣此文章秘密法也

細思得之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即慶曆三年富弼如契為我言
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梁相摩終夜有聲
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
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
失辭以為彝狄間不能折衝口舌之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奉春君劉敬也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
以有平城之役漢高帝被困七日不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
能為也以平城故事思之知其誇耀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
況於彝狄藐則不震懼可以請以為贈以正
古文水義
卷之十 四 七八
送石二
郭郭

林西仲曰出使不辱君命本是一樁大難事時南北雖開
兵然增幣後契丹未必不以宋爲弱若使者失辭必至辱
國矣篇中前段瑣瑣叙來止借來作昌言得爲使的引子
把爲使一節算做大丈夫第一等功業其正意總在後段
中間折衝口舌四字是一篇主腦蓋不失辭由於不震懼
不震懼由於勸破契丹伎倆原不足畏兵法云強而示之
弱弱而示之強知冒頓示弱之強則知契丹示強之弱矣
妙在欲言今事却以當公舊事言時事却引漢朝故事且
不斥言契丹而曰今之匈奴下語俱有斟酌千古奇構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

二者皆不能自全其生以至於成材第一層

於任爲梁棟則伐

至於成材究不能自全其生對不幸而至殤夭言則爲幸也第二層

於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

成材既不爲梁棟之用又不能保其生所以爲不幸第三層

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

材取用也對破折與腐言則爲不幸中之幸耳第四層

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

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

風拔水漂

中惟成假山者既見用於人且得自全所以爲最幸第五層

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
之中又有不幸者焉此或假山之後不能到好事者之家甚
多則爲好事者取去者亦僅矣遇合中又
有不幸如子家有二峰合言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
其間此第六層幸不幸言且其藥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梁棟而不
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被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
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
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理字此數字又進一層數字單
就假山言理字連已俱說在內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見已能致是物在案理當如此所以謂
之不偶然乃承上起下之詞玩有數有句下加且其二字總
收前文轉出得至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
於此可見其意自見

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

感者感自己敬者敬假山中
所謂理不偶然者此也

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

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若無阿附意

二峰於神情上看得最細言已之所以愛假
山者與已有相類不但如好事者之愛也吁其可敬也夫

其可以感也夫仍以敬字
感字結之

林西仲曰全篇層折雖多却是一氣然一氣中亦可分兩

段也上段以幸不幸歸本數字下段以可感可敬緊接理

字如木假山乃成材後風拔水漂之餘見取於好事不過

一玩已耳老泉自以少學而棄去壯復發憤其於成材甚

費周折有類於木不殤夭而至任梁棟也其後困益甚有
類於風拔水漂不破折不腐也盡燒爨所爲文讀聖賢文
七八年備歷刻苦有類於湍沙間激射齧食也晚同二子
受知廬陵有類於爲好事者取去脫泥沙而遠斧斤也藉
令不得廬陵布衣終老遇合之數雖難然聲氣之應求非
偶然之理已之所學旣可以服二子而二子亦各成一家
廬陵之愛且敬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亦有類於三峰
獨爲已有也人知下段老泉自况而不知上段已句句自
况以上歐陽書忝看則知其借題自寫他人移用不得

